

## 國立中央大學 104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得獎人：林鎬鈺      職別：副教授



林老師於 1992 年起到本校服務，至今已將近 24 年。在這段期間，除了經常參與本系各個委員會的運作之外，也曾多次在院、校級的會議和委員會擔任本系代表。他也曾兩度擔任大一的服務學習導師，並且每年擔任各年級導師。他每年在大學部開設的主要課程為「英國文學 I」、「莎士比亞」、「文藝復興戲劇選讀」、「演說與溝通」，在研究所則隔年分別開設「文藝復興身體政治」和「莎士比亞」。

在學生之間，林老師開的課向來以份量重和要求嚴格聞名。從開學第一堂課到學期最後一堂課，他堅持上課鐘響馬上準時上課。如果課是從 9:00 開始、他會告訴學生，強調上課時間是 9:00 而非 9:01 或 9:02，當然更非 9:05。如果鐘響後才進教室，那麼就遲到了。他不輕易准假，除非是重大傷病或事故或特殊的情況。遲到或曠課都會嚴重影響學期總成績。他的課每週有小考，有些課開學第一堂鐘響後馬上進行小考，這意味著學生必須在開學前就必須準備第一堂課的上課進度。他也在課程簡介上告訴學生：他們每週課前大約要花九個小時準備我的課。

在教學上，林老師發現兩個作法很有幫助。他教的所有科目都要求學生發言和參與課堂討論，這是學期總成績的一部份。在學期初，他發給每位同學一張發言卡，只要同學發言和參與全班課堂討論，他就在發言卡上蓋一個可愛的圖章，期末他將發言卡收回，根據學生整學期的發言次數給予這部分的成績。這大大改善了課堂討論的情況。在未實施這個作法之前，不論班級大小，會發言的永遠是那三、五位同學，大部分同學整學期不發一語，宛如某位大學老師所稱的「人形墓碑」。實施後，課堂討論變得非成熱鬧，幾乎沒有冷場。大部分同學整學期的發言次數都超過 10 次，最少的也有 7 次左右。

另一個有幫助的作法是設計小組討論題目。在小考之後，全班討論之前，林老師給所有學生一份小組討論題目，提供閱讀指導和討論主題。在發給學生之後小組討論之前，他會先講解題目內容和牽涉的理論概念。這部分是他備課時最大的挑戰。每次的討論題目既要和以前的題目有連續性又要有變化，要符合學生程度，不能太深或太淺，既要兼顧抽象理論思考，又要將這種思考具體落實在文本閱讀與討論。十幾年前林老師的上課方式是由老師主講，那時候他的備課時間只需要一個晚上。現在一門文學課平均花的時間是兩天(包括小考出題和閱卷)，而大部分的時間則花在設計討論題目。但他發現題目很有用，一方面讓學生學到聚焦、深度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使課堂討論有主題、有方向、有重點。

林老師的每一門課都堅持課堂討論和發言，因為他一直相信，學生才是課堂的主體。有一次他問學生他們對這種作法的意見，一位學生用英文書面答覆：以前她是標準的好學生，她用功，上課認真聽課，認真抄筆記。她相信教授的權威，也相信一切知識是從老師那裡得來，或是存在於著名學者的著作。但是在林老師的課上，課堂討論和發言的作法改變了這一切，但改變的與其說她對林老師的課的看法，不如說她對自己的看法。一開始的時候，她絞盡腦汁，拼命想擠出一點想法，有時她一直瞪著課本，幾乎把課本瞪穿了，只為了舉手發言求得發言卡上的圖章。但後來她的發言有時如此的頭頭是道，她甚至開始佩服自己的見解。對她而言，從林老師的課上學到最珍貴的是，她開始相信自己。她終於瞭解，老師之所以要求學生發言，其實是要學生主動思考、主動學習，而不只是被動接受他人的知識。這從此改變了她的求學態度。

林老師敢要求學生，因為他相信他們有能力接受挑戰。英文系老師對大學部學生有一個共通的看法，本系的學生素質不亞於美國優秀大學的學生。根據林老師這幾年的經驗，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成功的完成挑戰。他敢這麼要求的另一個原因是，大部分的學生有強烈的學習動機。他輔導學生選課的經驗告訴他，除了某些特定必修學分或課程之外，大部分學生之所以選擇某些課並非因為那些課容易通過，容易取得學分。相反的，他最常聽到的理由是，因為她們能在那些課程中學到新的東西。輔導大四學生選課，我常問他們修過的課程中，哪些課印象最深刻、最難忘？他們告訴我哪些課之後，我接著問：為何難忘？為何印象深刻？我最常聽到的回應是：難忘的課往往是要求最嚴格、讓他們最痛苦的課，但也因為如此，這些也正是他們下的功夫最多、收穫最多的課。

六年前林老師搬到新竹，在寒暑假經常請在校生和畢業生到家裡包水餃，也經常收到她們的 email、禮物、和卡片。不少人提到她們有多懷念以前上課的情況，和課堂所學對她們做學問方式的影響，或對她們待人處事和人際關係的影響。前年林老師右眼視網膜血管破裂，嚴重內出血，右眼因此失明了三、四個月。這其間他收到很多現在和以前學生的關切和問候，有的畢業生回來看他、有的提供偏方或飲食建議、有的寄禮物給他。有個同學在卡片上請他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因為她『希望未來的學弟妹都有幸能上到老師的課』。另外一位剛畢業的學生也在電話上講同樣的話。這些回應讓林老師覺得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作為一個老師的意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這些回應也讓林老師得到或許是 24 年教學生涯最重要的體會：關係先於學習。關係的形成有時是因為教學或授課的內容改變了學生，激起他們的求知慾，想進一步探索。去年學期初，大二的英國文學的課上，他與學生討論一部十七世紀悲劇的結局，學生的發言有來有往，不但如此，他們的發言大部分有憑據，顯示課前準備充分。有時舉手想發言的同學太多，老師來不及讓他們一一發言。下課後，部分學生欲罷不能，圍著老師繼續討論。他們問他下週可否繼續討論這個悲劇。當他說：『我們下週有新的進度。』他們馬上說：『那我們下週早上提早來

上課。』老師笑著說：『如果你們找得到人。』當天晚上，老師收到他們的 email，他們果然找了一群同學，約好一起來。這種情況並非每一門課都會發生，但是發生的時候，會讓林老師感覺自己和學生的距離好近，像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研究一個彼此深感興趣的議題。這或許是他透過教學想追求的體驗和感覺。

關係的形成有時候也因為老師重視、關心學生和他們的學習狀況。林老師的課每週都有小考，有些平常表現不錯的學生偶爾會失常，成績出乎意料的低，這時他會在考卷上稱呼他們的英文名字，並問他們：Are you okay? 他一開始這樣做的時候，只是覺得表現失常的背後或許有原因，他只想表示關心但又不希望讓學生覺得他在探問他們的隱私。想不到這輕描淡寫的一問竟然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應。有些同學告訴他，看到他這樣問以後，再也不敢沒有認真準備就來上課：『因為這樣太對不起 Spencer（他的英文名字）了。』去年英文系小畢典，林老師替一位畢業生撥穗後，她紅著眼睛，流淚的說，兩年前她修他的課，在小考考卷上看到他的問候，她當時感動得掉眼淚，因為她那時為感情問題經歷人生低潮，林老師的問候讓她感覺到還有人注意到她的感受。這些例子都讓林老師深刻體會到，在學生的大學生涯中，師生關係對他們的影響；在他們的心目中，老師具有超乎意料之外的份量，尤其當老師付出關心的時候。這種影響、這種份量令林老師在面對他的工作和角色的時，不得不謙卑從事。

有時，林老師和學生形成深刻得師生關係也因為他們共同擁有一起努力的經驗和回憶。在這學期開學後的第二個禮拜四『莎士比亞』的課堂上，他告訴學生：「我喜歡莎士比亞，也喜歡教『莎士比亞』。在這門課，我想把我對莎士比亞的熱愛『傳染』給你們。在我過去教『莎士比亞』的日子中，也得確有許多你們的學長姊被我『傳染』了。他們寫短箋、寫卡片或寫信告訴我，在這門課學到的不只是文學，也是人生。他們告訴我，這是他們大學四年最難忘的課之一。他們告訴我，好想再回學校，再上一次『莎士比亞』的課。寫信給我的人可能在校園內，可能在飛機上，也有可能是在英國的鄉間旅遊，可能在倫敦唸國際關係，也可能在華盛頓特區當實習記者，可能在上海的金融交換中心，也可能在長榮海運服務。這門課是她們難忘的經驗和回憶，因為他們曾經在這間教室裡熱烈的討論和發言，因為他們曾經努力付出。難忘的回憶是她們的收穫之一。在這門課，我希望和大家共創另一個難忘的回憶。」

結果，那一天的課堂討論意外的熱烈。每次一位同學剛發言完畢，就有 5 到 10 同學舉手要發言。發言從第二個鐘頭延續到第三個鐘頭，林老師頗感應接不暇。有時候他不得不打斷有些同學的發言，因為其他同學等著發言。最後，全班 24 個人，每人都發言，踴躍的情況超過林老師在美國研究所上課的情況。在最後 20 分鐘，他針對她們的發言做出回應和總結，全班鴉雀無聲，全神貫注。這是他教學生涯最精彩的課堂之一。

有一次林老師和曾安國老師與幾位同學一起在九餐自助餐廳午餐，他告訴他們：「我不是外向、公共場合善於言詞的人，每次上課前，我總是有演員上台前的焦慮。雖然有些課已經教了一、二十年，雖然有些文學經典名著已經教過很多次，但每次上課前，我仍然會問自己，我能不能把文學和人生經驗或生活體驗的關連傳達給學生？我能不能再一次感動學生？我能不能再一次讓她們對四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的文學、文化、歷史有新的領悟？我能不能讓她們覺得來上課果然不虛此行？」林老師有這些焦慮，因為他瞭解到，大部分學生之所以修他的課並非只是想拿學分，而是認為修他的課可以學到東西，因為學生的期望是他的挑戰。他教莎士比亞已經進入第 24 年，莎士比亞自己是個演員，在他的劇本中他常將人比喻為演員，將人生比喻為舞台演出。林老師在課堂教學找到他的人生舞台，他在這舞台上得到人生的滿足。他的演出當然無法每次成功，但學生的期望和支持是他繼續熱衷教學的動力。